

文徵明集



沈從文文集

第八卷·小说

花城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装帧设计 林 塘 刘世仁 尹 文
特约编辑 邵华强 凌 宇
责任编辑 尹雪林 潘耀明 林振名

沈从文文集

(国内版)

第八卷·小说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華書店国内总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聯书店香港分店海外总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75印张 4插页 300,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284 定价 1.70元

13956207567



作者像。一九二八年摄于上海



作者像。一九四七年摄于颐和园后山

那一天正是五月十五日，河中过大窑洞，带箱子装洞塞中最玉
器的三只，就船早，独了下人，共出海在水面上。船只狭如长舟，船舱
搭绘有硃红绿绿，全船空满了青翠紫多，淡酒各缠红布。放声起
立，能便如一枝凌羽等，在手舞去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沿身大
约一里路宽，两岸皆有行人者，船大声而喊叫，且有好事者，从后
山硬引悬岩砍上，把铺地锦，百工鞭炮从高岩上抛下，俟鞭炮
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碎纸云霞，……好鞭炮声，
水面船上爆鼓声相左和，引起人对于历史回溯，发生一种幻想，
一至感慨。

告时哉以想，美女怪的一切，而子年首那个楚国逐臣屈原
吾子身不被放逐，病，死，未到这种光满了，奇异地光彩的地方，自
山身经，这些惊心离愁的景物，而子年来的读者，或许就没有
福分读，也教，那般久矣，中国文字文化，不完全埋在的样子了。

沈从文手迹

目 录

福 生

三贝先生家训	2
福生	6
第二个狒狒	12
崖下诗人	17
画师家兄	22
棉鞋	26
副官	34
一天是这样过的	38
宋代表	50
瑞龙	57
赌道	67
堂兄	74
菌子	85
更夫阿韩	99
黎明	107
哨兵	116

一个晚会	130
------	-----

在别一个国度里

在别一个国度里	146
除夕	173

采 蕨

采蕨	184
落伍	194
寄给某编辑先生	209
一只船	225
大城中的小事情	235

神巫之爱

第一天的事	242
晚上的事	251
第二天的事	263
第二天晚上的事	275
第三天的事	285
第三天晚上的事	296

旅店及其他

旅店	302
----	-----

阿金	311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316
元宵	327

夫 妇

逃的前一天	366
夫妇	384
血	394
楼居	401
一个女人	413
道德与智慧	427
躁	442
倪之先生传	453
战争到某市以后	459

福生

尘 霏

三贝先生家训

年高有德的三贝先生不幸于今年正月初四日“遽返道山”了！这在C城是一种惊人的骚动，重大的损失。当三声落气炮响过后不到五分钟，全县城人便都在纷纷议论他的“平生大节”了。大凡贤者身后，总有一部分不能了解他伟大人格的人，常常立于反对方面加以攻讦诋毁。三贝先生自然也不是例外。也许是他太好——不然，便是C县的舆论太不公允了：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见了一个卖豆腐或卖落花生的小贩，问他“三贝先生如何？”他答复了你所问以外，必定还附带的加一句奚落三贝的话，如“那个啬刻鬼”或“那老怪物”一类言辞。

据说三贝是无疾而终的。还正是一般“积德厚福”人应有的事。不过，从田大伯妈处得来的消息，则又明明是因问他做校长的那个儿子索退抚育费不得而气死的。田大伯妈是与三贝有瓜葛的人。她女婿曾拜寄过三贝隔房堂弟做干崽，大概这话总不是全无把柄！

总之，三贝先生是今年正月初四日午时死去了。是“无疾而终”还是“气伤肚肠”而死的，我们不是应措意的事，很可以不必再过问。倘若是真有那种好攬闲事的人寻根究柢，只指示讣文给看就得了；讣文明明载着“享年七十有八……无疾而终”。

三贝是有钱有势的人，丧事自然是非常之热闹。他第五儿子是现在县署第二科的科员，第六儿子——就是有气死老子嫌疑的那个——又是中学的校长，儿孙又多，因之出殡那一天竟有许多人执绋。有用松柏枝扎成的香亭，有用白布缠就的灵轿，有十来个敲法器的大师傅，有各种无字的脚牌，有朱红绫子的铭旌，有写上“典型犹存”或“里失贤者”的挽联和祭幛，有两堂锣鼓及一队细乐，有一队制服整齐的学生，而且，知事大人也屈尊到送丧。此外，典狱官张四老爷，地方财产保管处田老爷，宋连长，复查局刘局长，初从上海毕业转来的九二先生，……都莫不大襟上佩了一朵白纸花，沉肃谨敬的在鼻涕眼泪一把抓的孝子前头走着。警察所长呢，另外又专派了四名着号衣年青的警兵，随同灵柩左右照料，免得那些打高脚牌，扛祭幛的小孩子，沿途吵嘴滋事。

“好热闹阔绰的丧事！”

当灵柩从道门口菜市过身时，许多妇人老头子以及卖白菜的老嫗，和担水卖的哑爷，都带了羡慕神气这样说。

三贝先生生活就是这样结束了，也可谓“生荣死哀”。

不过，人虽死去，但其“嘉言懿行”流传于C城老一辈人口中的却很多很多。大体都极有关于“世道人心”。因此谨就我所知者，摘录一二；至其“出处大节”，则已有C县宿儒方梧庐先

生为之作传，兹均不述及。

节抄家训：

过大桥时，应将脚步加速——但亦不必如驰如奔免撞损徐元记之窑货担子——不然，设于此时桥忽圮下，岂不危极险极？桥久不修，年代渊远，适于此时圮下，实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进城时，到城洞下亦应加快一脚，尤其是曾经失火之东门。并须用双手将脑壳掩护，如此，既可防意外之虞，即或万一猛不知道于彼时从上面掉落一砖头瓦片，亦可因手在上而不至伤脑。至于到城门洞卖羊肉、卖粉条、卖布那种要钱不要命之事情，千万莫去做。最好连买也莫买，即或东西再好，价钱再贱。

有客久坐未动时，应不俟呼唤时时将茶献客。冲茶之水不必顶沸——不沸之水则尤好。若然，客即不知趣硬赖到吃饭后方去，其食量因喝水过多亦必大减。

逢年过节用大荤祀祖——其实不用亦可，不见“采藻明其洁”之训乎？——实在万不得已，最好是用零买法为佳。譬如称肉一斤，则分为四处称，每处四两。如此办法，既可选择皮薄骨少心所欲得之肉，而斤两上亦占便宜不少。

厨房粪坑院中到夏天粪过稀不能售出时，可加以草灰斗许；但应切记将草灰之价同时算入。

三贝先生家训多至百余则，而每则均有独到之见解，此处但选其一小部分耳。其行为尤嵚嵌不同于流俗，容当汇次编

出，以介绍于“未获亲炙”三贝先生诸读者前。

C县大概是湖南一县，究竟在湖南那一处，我也不大清白了。至其家训，除为代加标点外，初未敢易去一字。

一九二五年二月中旬作

福 生

哈，看看背书轮到最小的福生来了，大家都高兴。

虽说师母已在灶房烧了夜火，然而太阳还刚转黄色，爬到院中那木屏风头上不动，这可证明无论如何，放学后，还有两个时辰以上足供傩傩他们玩耍。

“呀，呀，呀，呀，昔——昔——”

“昔孟——”

“昔孟——呀，呀，呀，呀，昔孟——呀，呀，……”

“昔孟母！”先生拈了一下福生耳朵，生着照例对于这几个不能背书的孩子应有的那种气。

求放学的心思，先生当然不及学生那么来得诚恳而热烈。然而他自己似乎也有一点儿发急，因背夜书还不到第二个时，师母就已进来向先生讨过烧火的纸煤子了。

“昔孟母，择——呀，呀，择，择邻……”

“择邻处！”这声音是这样的严重，一个两个正预备夹书包离开这牢狱的小孩，给那最后一个“处”字，都震得屁股重贴上

板凳！

大家怔怔的望着先生那只手——是第四个指头与小手指都长有两寸多长灰指甲的左手。这时的手已与福生的耳朵相接触了，福生的头便自然而然歪起来。他腿弯子也在筛颤，可是却无一个人去注意。

“蠢东西！怎么这大半天，念四句书也念不下呢？”先生上牙齿又咬着下口唇了，大家都明了先生是气愤。至于先生究竟为什么而气愤，孩子们都还小，似乎谁也不知道。也许这是先生对于学生太热心了的缘故吧！不然，为甚先生的气总象放在喉管边一样，一遇学生咿唔了三次以上脸就绯红。

“你看人家云云比你才大过好远，一天就读那么多书。你呢，连这样四句好念的书，读了半天，一句整的也记不到。同人吵嘴——哼！都为我规矩坐到！就慌到散学了吧？——同人吵嘴就算得头一个，只听见一个人镇天吱吱喳喳，声气同山麻雀似的伶脆，读书又这样不行！”福生耳朵内听到的只是嗡嗡隆隆，但从先生音调顿挫中知道是在教训自己。

先生的手，依然恢复原状，在他嘴巴边上那五七根黄须上抹着了。歪过头来许久的福生，脸已胀得绯红，若先生当真忘了手的疲倦，再这样继续拈下去，则福生左眼的眼泪会流到右眼——连同右眼所酿汇的又一同流到右颊上去，这是不用说的事。先生手虽暂时脱离了福生耳朵，然而生书一句背诵不得的福生，难道处罚就是这么轻快容易，拈一阵就算了？哪有这种松活事？若果光拈一阵耳朵完事，那末，我们都不消念书，让先生各拈一阵耳朵就得了！根据过去的经验，福生在受处罚之先，依然就先把眼里所有的热泪吓得一齐跑眼眶外来。此外七

八个书包业已整理好了的学生，各注意到福生刚被拈着的那只大耳朵，紫红紫红，觉得好笑。但经先生森然的目光一瞥，目光过处都象有冰一般冷的东西洒过，大家脸上聚集着的笑纹也早又吓得不知去向了。大家都怔怔的没有做声。

大家既怔怔的没有做声，相互各看了近座的同学一眼后，便又不约而同的把视线集中到先生正在脸上抓动的那两个有趣长指甲。这指甲之价值，从先生那种小心保护中已可知道。然而当日有听到先生讲这指甲的德行的，便又知道除美丽，把人弄得斯斯文文以外，还可刮末治百毒，比洋参高丽参还可贵。

“今天不准回家吃饭！”

大家心里原来都正是为这件事情悬住了。自从这死刑由先生严重有威还夹了点余怒的口中说出后，各人都似乎感觉这一件东西忽然便落到心上。但是，大家接着便又起了第二个疑虑：觉得先生不准吃饭的意思，是把福生单独留到这里，还是象从前罚桂林一样，要他跪在孔夫子面前把书念熟——而大家都坐在位上陪等，到背了后再一齐放学？消息的好丑，在先生第二道命令没有宣布以前，还是无法知道。

若果不幸先生第一道命令的含义与处置的方法是根据桂林那次办去，这影响于另外这几个人玩耍的兴致就严重得说不出口，因此，大家在这刹那中，又都有点恨尽自“昔昔昔昔”连“昔孟母”三字也背不下去的福生。

“宋祥钧！”

云云听到先生叫他的名字，忙把书包夹到胁下窝，走到孔夫子牌子前恭恭敬敬将腰勾一下，回转身来，向先生又照样勾了一下，出去了。